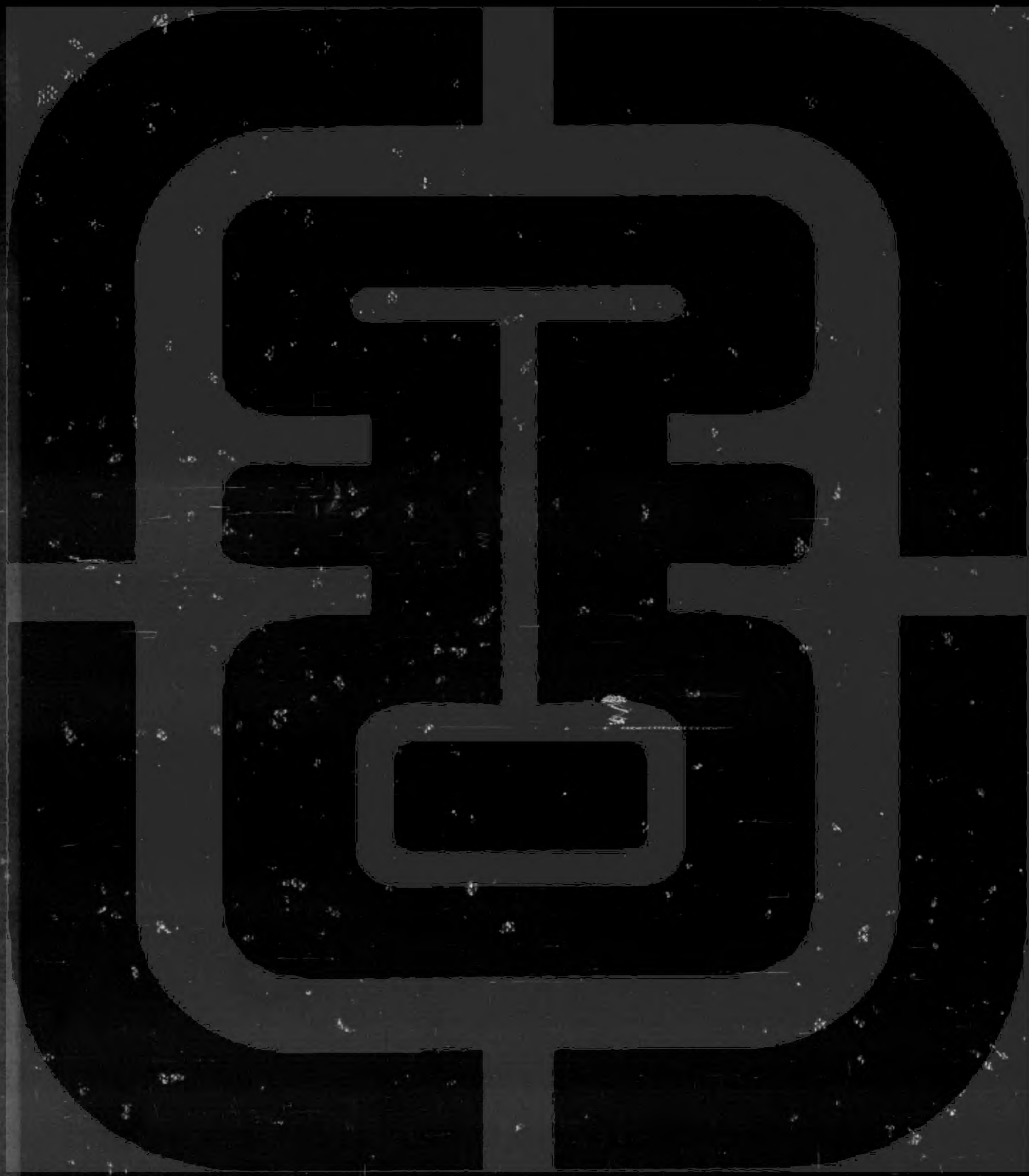


元 槩 豫 志

先生文集



蘇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八

集錄

遵堯錄七

司馬光

仁宗時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英廟初執政建言
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
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
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
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
成珪即勅吏以光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詢詢御史
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
黜光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

神宗即位首擢光爲翰林學士光辭以下能四六帝面諭之

仍遣內臣以告強之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光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是則不可已頃年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帝曰可

光在英廟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盡罷宮資內臣居簡亦補外光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諂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矣上手詔問光

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

臣從彥釋曰唐制宦官之法最善至明皇時不知謹守因高力士而輕變之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自英廟以至神宗之初光每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蓋懲於此矣王安石用事又復啓之蔡京恃以爲姦其權大盛天下之士爭出其門根株蟠結牢不可破遂爲腹心痼疾可勝言哉今則祖宗之法具在但守之勿失推之萬世雖至於無窮可也

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亦英殿進讀至肅何曹參事光曰參不変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植帝曰漢常守肅何之

法不変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変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変者有五年一変者有三十年一変者光以爲不然且曰治天下者譬如居室弊則更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也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爲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者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詆光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之而不從何不去光荅曰是臣之罪也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且言呂惠卿講畢群臣賜坐戶外

將出命徙于戶內帝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詢詢何也王珪曰臣踈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帝曰聞則面言之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蚕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已罷之幸甚帝曰未罷也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帝曰然文

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光趨出帝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光曰不敢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

光拜樞密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

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

然不敢受命也帝遣人謂光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

當以他事為辭光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

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尋以書

諭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因以謫

諛指惠卿曰覆王氏必此人也小人以利合勢傾利移何

所不至後六年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

光求外補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頃之詔移許州不赴

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言事至熙寧

七年帝以天下旱蝗詔求古言光讀詔書泣下欲默不忍

乃復諫六事精澹曰此六者尤病民且先罷之又以書責

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洛十五年

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

神宗登遐此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

公也民然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

人聚觀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大皇太后聞之詰問

主者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

問問然言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

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於是

下詔勝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

言者光曰此非七諫乃拒諫也人臣唯不言言則入六事

矣請改賜詔書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

人光方草具所當行者上之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
京城役夫罷城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
者三十餘人戒勅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道導洛司物貨場
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光上疏謝
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光
知陳州過關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
光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
而君辭位耶初神宗皇帝勵精求治安石用心過當急於
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暴之
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帝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
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之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
變身危持之不肯然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
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哲宗嗣位天下

之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卒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
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臣從彥釋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言孝子居
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爲安易
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則其改之乃所以爲孝
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
子非子改父以此逼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
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光嘗謂治亂之機在於用人和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
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之所謂當然者然

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
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
市易法所儲物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
鑄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
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
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可使事有散錄五曹及寺監
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

臣從彥釋曰光之相也天子幼冲太皇太后臨朝天下
之事聽其所爲其所改法令無不當於人心者惟去元
豐間人與罷免役二者失之夫天下之士未有甘自爲
小人者也御之得其道則誰不可使者今皆指爲黨人
使不得自新人情天理豈其然乎故澆風一扇名實大
亂世所謂善人君子者特賈禍耳可勝嘆哉安石之免
役正猶揚災之兩稅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
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也

程顥

仁宗時以進士及第再調江寧上元簿上元田稅不均他邑
尤甚顥至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會令罷去攝
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
及治道顥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常云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
將釋服顥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
若朝而除之止二日日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某非至
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再拜移澤州晉城令
顥之治晉城也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

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澤人淳厚充服其教命於是度鄉
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
凡孤孀廢疾者責之親戚鄉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
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日親至召父老而與之
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不善者爲易置之俗始甚野
不知爲孝顯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餘年服
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
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

顯自晉城罷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
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
從容咨訪比一二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
欲常相見耳前後進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
爲先顯不辭解辨獨以至誠感動人主

帝嘗使推擇人才顯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
頤爲首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拱手曰當爲卿
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
是言之至再三

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顯每進見必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
爲本而未嘗及功利一日極陳治道帝曰此堯舜之事朕
何敢當顯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
說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若輔臣不
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等是也安石與顯
二人雖道不同而嘗謂顯忠信顯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
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顯每論事心平氣和安石
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

敵

方衆人論新法紛紛之時安石以數事於上前卜之以決去就若青苗等議是也大抵帝不欲抑安石而安石之意尚亦無必但立法之始恐人阻之謂始不堅定則其後必不能行故執之也顓謂曰管仲霸者之佐也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苦要作不順人心事何耶但作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安石曰此則感賢誠意既而有於中書大愕者安石大怒遂以死力爭之而黨與分矣

帝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顓以江西路提刑顓曰使臣言是顓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顓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改差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顓復求對見帝帝曰有甚文字顓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顓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

朝廷無能任陛下事者

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顓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顓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士夫識與不識莫不悲傷爲朝廷恨惜顓之爲政治惡以寬處繁而裕初移澤州晉城令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後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及知扶溝縣事當法令嚴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憂以爲甚難而顓處之泰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顓之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顓在扶溝時扶溝地卑歲有水旱爲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

工而去官他日顥語人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歲
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使後人知其利必有繼
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平居
無事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
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廢
興繫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
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初安石得君自謂天下學者宗師以孔子孟爲已任帝眷甚厚
一日對顥因談安石之學顥曰安石之學不是帝愕然問
曰何故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詩稱周
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
若安石者其身之不能洽何足以及此

顥嘗言王氏之於道只是說耳譬之繞塔說相輪米真有道
者也有道者言自分明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是
也若乃孔子則又異焉孔子於易中止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則雖性字由字已不必道蓋陰陽剛柔仁義其理一
也

顥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率之業慨然有
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及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
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
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乎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
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謂孟子沒
而聖文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
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
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白謂之窮神知化而不
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孝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齋也是皆正道之養堯聖而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叙病出之孝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論王霸等篇繫教化之本原者附之于左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

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心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道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季致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立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小大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則天下

幸甚

論正學禮賢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止固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迂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

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此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義之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養賢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孝而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以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

之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殿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以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由以禮則使之討論經書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其才識器能也察之以累歲人且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師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八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九

集錄

遵堯錄別錄

周衰孔子沒道學不明楊朱墨翟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盛人而已自漢以來至於唐而釋一當是時也闢之者韓愈一人而愈之賢不及孟子然愈猶能闢之者也昔者孔子道既不行懼人之於中國也於是作春秋故春秋一有儒者起自江寧以孔子孟之道倡顛倒舜跖奪其義心混一莊楊竊變使蔡氏階之以濟其亂則其為

以發天下之曠曠瑩天下之晦晦者當在陛下比雖詔毀其像未能曠如故臣別錄司馬光陳壘一人之言以著其罪

司馬光論王安石

仁宗嘉祐中糾察在京刑獄會同不起其在江寧平居淡然一無朋遊有自四方來者神宗即命李士遂大用之安石既得君宗法度汲汲然以斂民財為之臣攻之者甚衆而翰林李不用光又以書諭安石三往詔求直言是時光判西京留為言其大略曰臣伏讀詔書責今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

升殿而安石亦丁憂服滿所嗜好唯以講學為事其嘗一令赴闕未幾擢翰林恃其材棄衆任已變更祖其所薦引多非其人言路司馬光之言尤為至切帝不聽熙寧七年天下旱蝗御史於是上言復以六事自極以謂昔成湯以六事自以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而然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災沴不如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更為生民宗社之福乎臣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出少倫即位以來勵精求治耻為繼體守文之常王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從計無不用所舉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侯之管仲蜀先主之諸葛亮殆無以過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所欲耻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在固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有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故耶所謂未得其道者於好人同已惡人異已足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使之制作新

法以利天下是宜與天下共之也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
任已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有與之
異者則禍辱隨之常人之情誰肯去福而取禍棄榮而就
辱由是躁於富貴者翁然附之立得美官其忠直有守者
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一身之無所容至於臺諫之官天
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
自擇而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
則加貶逐以懲後來得諂諛之尤者然後使爲之然則執
政之德謬羣臣之譏詆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
從得見之乎又奉法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
皆先面其旨意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
端升沉由其口習彼州縣之吏迎承奉順之不暇何暇與
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之守宰皆

其所爲也陳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爲
法之至善也詔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
條目務水新巧互陳利害各事更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
異久而不已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舊則無功出奇則有
賞故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
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有不盡力則謂之非材不職及
沮壞新法立行傳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
去官與犯賊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
文書求免罪累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遣邏卒聽市
道之人談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誅謗朝
政者臣不知自古明王之政固如是乎昔堯稽于衆舍己
從人舜戒群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
爲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失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

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矣而已獨不知此其所以爲萬世戒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息而臧之尚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以說人之讚已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以求容焉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焉若此不已國無紀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而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罪如是則善安從生今執政立新法以而群下同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焉鬱鬱結視屋竊嘆而口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云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言讜謀鬱於上聞而

阿諛雍蔽其私者也苟忠讜遺伏阿諛滿側而陛下度之正四民之富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今朝廷之欲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排結保甲教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細不足爲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細舍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聖心附會執政以盜竊富貴一日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六者利害以煩聖聽但陛下勿問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

必有能為陛下言其詳矣此六者之中青苗為害尤大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當倚閣官吏不仁者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廷小小得失固不得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竊為朝廷除憂而陛下曾不知之今年以來臣衰病日增萬一溘先朝露有所不盡長抱恨於黃泉用是冒死為陛下言之陛下猶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之矣

臣從彥釋曰異哉安石之為人也觀其平時抗志義黃之上其孝聖人必造孔氏淵源其經術文章下視雍愈及其立朝也登對從容每告其君必以堯舜為法而自任以夔龍神宗眷遇特厚遂大用之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一時之間可謂明良相際矣然攷其所存則自私論其為則自專必求其實效則捕風搏影之為原安石

之心其初實以儒者為之而其效一不應其功烈曾不足以及管仲是何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人有之安石無乃失之於此故耶非臣愚所及知也唯興舍法以經義易詞章訓釋三經挽天下學者從之以為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意果在於此鼓之以名導之以利當是時也安石方名重自謂一世宗師天下之人誰不願從故唱者雷震應者風靡遺風餘澤淪入肌骨不可去民無有被其澤者至今野叟能言其非而誦其說於都人邑士之前不笑以為狂則必怒也蓋其所以入之者非朝夕也此不足怪大抵安石類伯鯨才辯過人初自江寧來天下傾相既以才名擅天下而又得君遂謂海內無人棄眾任已執政未踰年御史中丞呂海養疏極詆其非然傷於太刻有不當於人心者今撥其眾所

共知顯顯者數事著之于篇庶幾以悟宸衷且使天下後世有所攷證云誨之言曰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必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是則歸善於己非則歛怨於君此衆人之所同知也宰相以道佐人主者也於事無所與旬日差除安石皆自親之凡近臣之不附已者皆逐之使外補乃以爲出自聖意矯誣不恭作威害政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嘗奏對黼座之前不攷情實唯事誣辯比與唐介論謀殺刑名以至道譁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之不勝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罔不忌憚雖丞相亦退避不敢與校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士之賢者有弟安國人望未孚仍使同列共薦之朝廷以狀元恩例處之猶謂之薄文

卷不優而主試之人遂罹中傷及居政府曾不半年竊弄威福無所不至自鬻希進者奔走其門怙勢招權浸成黨與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上方稽唐堯睦親之意友愛其弟以風天下爲大臣者當務將順反納小人章辟光建言以惑聰明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此亦衆人所同知也其終結之曰臣指陳猥瑣未免干犯誠恐陛下說其才辯日久歲深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辯群陰彙進小人衆多則賢者必避禍亂必至矣又曰臣推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以立異於人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若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其大略如此已而果然是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而司馬光所陳略盡之矣方安石未用之時天下顯然謂必可致太平於是時也知其不可用者三人而已韓琦吳長文與誨是已而

司馬光不與焉此三人者以經術文章較之皆出安石之下遠甚以政事言之則此三人者決不爲安石所爲然則安石之經術文章祇以爲不祥之具而已故相繼論列者多矣唯誨與光獨任其責焉彼二人之言其理昭然不可不謂至也然帝不能用卒使禍亂成於蔡京之手庸非天乎

陳瓘論蔡京

哲宗時京與其弟卞俱在朝廷是時章子厚執政威福自己出京卞二人實贊道之姦德相濟太上皇即位擢京爲翰林承旨京陰結權貴專務不德帝將有大用之意中外詢詢右司諫陳瓘力言之章十上其尤切至者曰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李士承言蔡京當紹聖之初弟兄在朝贊道章子厚共作威福卞

則陰爲謀畫子厚則果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子厚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美私史子厚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又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以取合二人子厚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垂悼京贊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子厚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端逸陳次升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置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而擠毀之七年之間五言言者檢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鉗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實爲今日之所蔽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知其惡矣伯仲相符增虜如一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

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
仁陛下既察其罪矣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
京嘗奏疏請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
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何以塞邢
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
者二也章子厚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
末被命帶開封劊子推劔入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
京於此時禁制宣仁告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
還其舊官則是以珪之貶於子厚為非也在子厚則非之
在京則留之如是則子厚有辭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
以議京者三也子厚之初篤信京下傾心降意隨此二人
假繼述之說以行其計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
九月下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怒而與子厚絕矣自今觀之

京之所以與子厚絕
以議京者四也陛下
蒙蔽欺罔曾無忌憚
知陛下之意本無適
者則以韓忠彥曾布不
故也京下同惡天下所
顯正二人之罪不難
之大原雖加以兩制
擬之時必有不情之
無疑公議亦以為未
以取信相激之勢因
天下之心皆疑陛下
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
彥等去之不以其道
故也去之不

為國事乎為已事乎此天下之所
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
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
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
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
共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
忠彥等不務出此託之師謀而出
士之戕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
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
及京之留布復爭辯再三之瀆無
而成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然
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

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敗蔑先帝與京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責禍於子厚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矣今既可以復留則後不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言崔羣之言可不念哉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亦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崩位之初苦聞言路可謂知所先後矣臣愚首領茲選明知京在朝以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慮之變陛下雖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骨何補於重此臣之所以憤懣而不忍言也臣嘗爲下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之者爲國事也非特爲國事也亦爲蔡氏也且京下用事以來籠絡羣臣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材智

能之士可用之人誠爲不少彼皆明知京下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指爲蔡氏之黨若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反爲朝廷之用所以消去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亦已用之術在昔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亦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以此然則消去朋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成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賣

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以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強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腹心之疾伏望陛下謹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則天下幸甚取進止帝以權之所論不根罷右司諫添差監揚州糧料院尋改差知無為軍權復上章條其事件曰臣上件所言在既責揚州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當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禁警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並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為信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為

聖政之累無大於此且京久在朝廷專以輕君虐上為能以植黨徃數為術挾繼述之說為自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忠不孝之名加之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恐京若不去必為腹心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之一身遷貶榮辱何足道哉所有差知無為軍勅命臣不敢祇受並遣東船前去揚州聽候指揮

臣從彥釋曰揚子稱樛里子之智也曰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喜龜以其言知國之難也陳瓘之論蔡京其吉凶禍福莫不冰見可為國之蒼龜者矣然京終大用勦為禍胎瓘言不售終斥逐流落以死於外王黼繼之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豈不甚可憫哉

台衡錄

按遺棠先生所著有台衡錄今不存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九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

集錄

一程先生語錄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鳥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二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外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謙君子所以自終故不言吉哀取其多而增益其實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吝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闔闔便是易一闔一闔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

爲難以親賢爲急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格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弟子論語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伊川

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伊川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推此亦可以知爲仁之本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惟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

至矣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伊川

禮之用和為貴有不可行者偏也伊川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

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樂則

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明道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伊川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足以

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察其

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

人如聖人也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伊川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為君子

因子貢多言而發也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何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

伊川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川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審問

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伊川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

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

顏淵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

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

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也伊川

奢自文生文過則爲奢不足則爲儉文者稱寔而爲飾文對寔已爲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爲禮之本伊川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豈有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伊川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伊川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之以禮伊川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爲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

天下如指掌之易伊川
爲力猶言爲功射有五善而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

者勸德行別邪正辨威儀云云伊川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爲諂也聖人道洪故止曰人以爲諂也伊川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轉反側是哀而不傷明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伊川

成湯放桀惟有數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伊川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爲美明道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爲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爲之之類

是皆以爲利也
知者知仁爲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必有其仁故曰利伊川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伊川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告者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伊川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明道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汝弗如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矣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已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無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所及伊川

夫子言性乎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是歎美之辭言眾人不得聞也伊川

祭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梲之事不知也山節藻梲諸侯之事也伊川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伊川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伊川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悉所惡勿施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明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智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智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明道

觚之爲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也率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由是也伊川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而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莫罔以非其道明道傳孝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与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明道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伊川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莫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

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修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伊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尔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川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伊川

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唯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伊川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明道

爲孝二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孝也明道

亂治也師摯始治閑雖之樂其聲洋洋乎盛尊哉美之也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大師
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止魯不用而放棄之也伊川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
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
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
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伊川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尔
同伊川

叩就也兩端猶曰兩頭謂終始告鄙夫也伊川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
可與其享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篤

志固執而不變也

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
矣聖人則是權衡也伊川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明道

色斯季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明道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路不

達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而起庶子

路知之也伊川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

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

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明道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得

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之爲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伊川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章者皆從於陳蔡者也明道

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亦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伊川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馬是無實也明道

才高者過之則一出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明道師商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揚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伊川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曾也哉明道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爲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信人有諸已之謂信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道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已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川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川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問而告之伊川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伊川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明道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為小以高為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伊川

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

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

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切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

知朞月三年之事伊川

三十年為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伊川

孔子謂季氏之所行為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借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去閭之也伊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

雖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伊川

切切如體之相磨惻惻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惻惻怡怡如也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我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五年大國七年云伊川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然欲四者無然後可以
為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為難伊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此汎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

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猶獨也

与眾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危

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伊川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為作春秋而言也晉

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

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

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

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伊川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之之人固可從乎曰桓

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

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

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

子非君嗣子也公穀并注四句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

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既之

欲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仲始事糾不

正也終從于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王珪魏徵

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伊川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伊川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

行者伊川

氏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氏之不為仁

也伊川

為仁在己無所與讓也明道

諒與信異自大体是信亮必為也明道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伊川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

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伊川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為也

亦非革命之謂也明道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為人所任敏

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明道

佛貍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

為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蓋好

仁而不好孝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孝乃愚

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小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不

動心小人反是明道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汚下必不為阿好而言謂其

論可信也伊川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類有泚

推之可見伊川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言但

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以故直之也伊川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在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

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

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

若者孟子二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受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命伊川

恕者入仁之門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伊川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伊川

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雜著

議論要語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袞為戒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

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

名器可輕授人哉

周厲王監謗秦始皇偶語者棄市徒能禁於一時而豈能禁於萬世觀厉王之惡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惡至漢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於後世而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賢君所以專務修德而樂聞善言當時之臣故亦樂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彼二主不達此規規然徒禁一時之論難行事不善使人不敢議其非或致亡於一朝而取譏評於萬世不亦謬哉然想當時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濟之此可以為世戒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後世荒淫之君所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愛而知君可怨是君民為仇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仁義禮智所以為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測隱之

心爲仁之端而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以羞惡之心爲義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之心爲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心爲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爲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培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况四端俱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老子曰禍方福所倚福方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兵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房喬知其不乂禍福倚伏者其在茲乎

唐德宗之惡過於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何則仁義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紂皆殘賊之遂失天下觀德宗之惡詎止於賊仁義哉社稷不亡幸矣

姦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強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賢如李文饒尚不能免此况李林甫之徒哉爲人臣者視此以爲戒秦暴如火天下怨之怨而不離者扶蘇在焉及扶蘇死二世立而秦亡賢主之於國家爲何如

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
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
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
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
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乱蓋
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
所以必乱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憂
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
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偽而望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
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
之所汲汲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此而行使宣王繼厉
王志述厉王事可乎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
之曰唐鑑而言曰魏魏巨唐女后乱之於前姦臣壞之於
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
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
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乱之能知人則姦臣
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
心矣能知人矣武后惠如蕭高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
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
士遂乱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
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

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三代法度秦盡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滅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尔况天下乎予謂漢唐帝識治勢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由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去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若不知之為愈若知賢而不能去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用焉太宗知佞而不去

猶愈於德宗知虜罪之久而不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鑒絕哉

三代之治存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責名後世反之此專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下正旨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身國五十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為君可知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君廟堂之上則愛其民如江湖之遠則愛其君諒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在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姦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以君言之則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景帝以臣言之則龔遂黃霸得之君臣優劣於此可見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路溫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之而路溫舒首以尚德緩刑為戒援引古今至於千言其後蓋寬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溫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主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溫舒見而能諫

矣宣帝聞善不能徙借哉

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貨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成湯如心過於武王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武王以受罪浮于桀曰今朕必往則豈復有慙德哉又湯誓言誥數桀之惡淺而泰誓數紂之惡深善乎古人謂紂雖無道不如是之甚者誠知武王之心故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時所畏然德與威不

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爲忠厚之士苟威勝德則夫免爲鍛鍊之流觀羊祜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祜尚德而預尚威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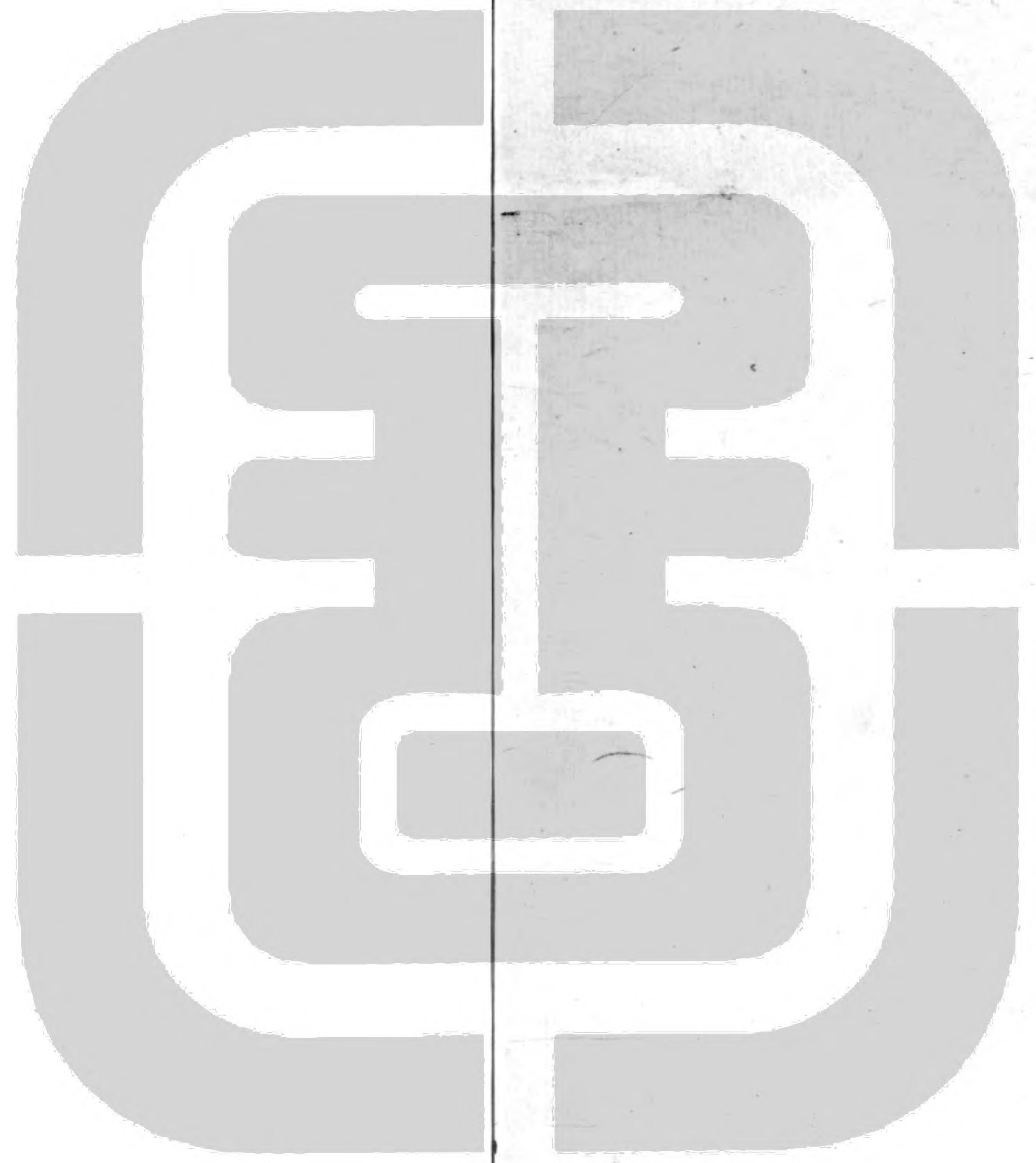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爲善見其惡則習於爲惡習於爲善則率世相率而爲善而不知善之爲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孛生是也習於爲惡則率世相率而爲惡而不知惡之爲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未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曾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

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村大任小借哉

議論要語不止於此僅錄其要語三十九條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columns and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smudged area. Some legible characters include "卷之九" (Volume 9) and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